

绘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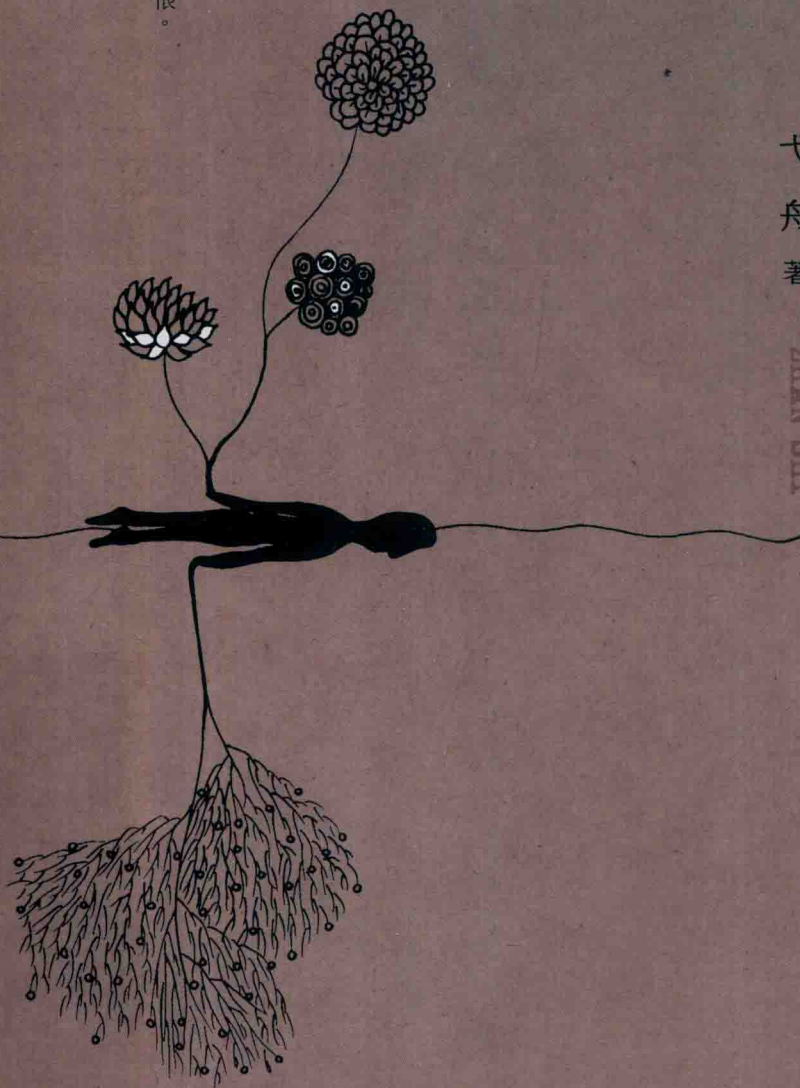
百花洲原创长篇小说

战事

弋舟 著

ZHAN SHI

倔强的爱，
憔悴的青春，
却鲜有无可原谅的仇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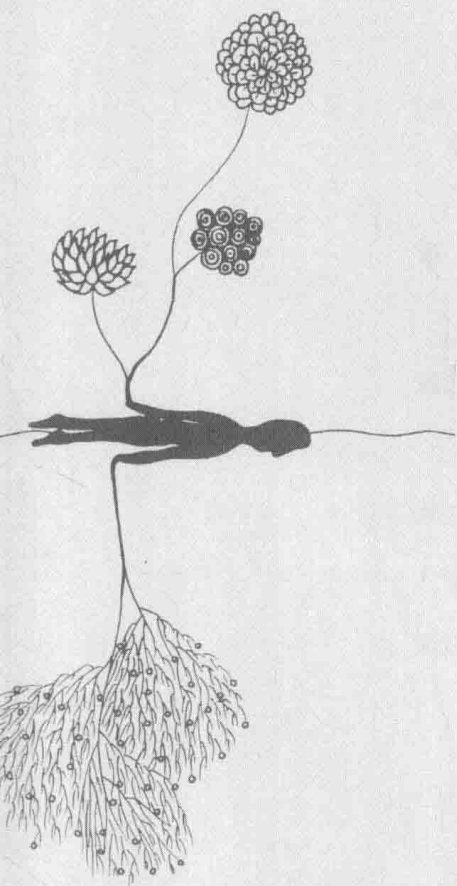
非外信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战事

弋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事 / 弋舟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500-1806-8

I. ①战… II. ①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6109号

战 事

弋 舟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方 方
美术编辑	赵 霞 方 方
制 作	黄敏俊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金瑞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4.5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字 数	19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806-8
定 价	28.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6-2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第一部 在兰城，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002

第二部 柳市的人好像都比较富裕 ·058

第三部 沙漠风暴是一种酒水 ·146

后记 和光同尘，这样的人，必定终获全胜 ·218

电视里那位大名鼎鼎的伊拉克领袖在发表讲话，内容被同期翻译出来：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行为，这是一个战争罪行的开始……所有这些反抗行动会由真主来支持我们……我们已经决定了这一天我们将秉承真主的荣耀……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并不感到任何胆怯和恐惧……

我并不感到任何胆怯和恐惧——丛好心里复述一遍这句话，从中汲取到一股力量。

电视里的伊拉克领袖一身戎装，头戴黑色贝雷帽，神态漠然，甚至有种漫不经心的木讷。丛好呆呆地望着他，心里想，自己生命中的严峻时刻，居然总是和这个男人神奇地对应起来。

与这一身戎装相比，丛好觉得他更应该是披着长长的阿拉伯白袍，衣冠如雪，松弛地骑在单峰骆驼的背上，嘴角挂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这样的形象，更符合三十岁的丛好对于一个男人的憧憬。

电视的画面切换到夕阳下的巴格达。整座城市陷入在寥廓的岑寂中，伊斯兰建筑的圆顶在斜阳下划出高贵的弧线，如同一幅剪影。丛好感受到这座城市危如累卵的骄傲，心想，其实一切就是从这样的画面开始的。

第一部

在兰城，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1

十七岁的丛好，比同龄的女孩子高出一些，同时也瘦上一圈，留着很短的、蓬茸的头发，骑一辆庞大得足以使兰城齿轮厂技校女生们望而生畏的“二八”自行车，慢悠悠地往返在兰城的街道上。

车子是父亲的，说不上旧，但绝对算不上新。丛好从来不擦它。一个纤弱的少女，骑一辆巨大的男式车子已经很不相称了，如果这车子还不恰当地被擦拭一新，只会令人觉出滑稽。相反，家里被父亲骑着的那辆红色女车，却总是光彩耀眼。父亲把它的车圈擦出光亮刺目的效果，甚至动手给它的车梁缝了暗红色的平绒布套。这辆车子是母亲的。但是，两年前母亲不告而别，从这个家消失掉。

一个中年男人，突然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妻子，当然会颓唐沮丧。老丛表达自己痛苦的方式，就是坚定地改骑老婆留下的这辆自行车。老丛骑着它，用老婆留下的布头，把它装扮得如同一位新娘。

有一天，父女俩凑巧同时回家，一进齿轮厂家属七区的大门，就被

一群孩子捕捉到了灵感。他们响亮地笑起来，其中一个豁牙的，非常朴素地总结出了他们父女的状况，跑风漏气地宣布出来：

“公的是（骑）母的，母的是（骑）公的。”

丛好恶狠狠地从车子上跳下来，逼视住父亲，等待他做出惩罚性的举动。其实丛好并不是很愤怒，她只是把这当成了又一次检验，看看自己的父亲，是不是真的那么猥琐。

没有出乎她的意料，面对检验的老丛，再一次被打上了“猥琐”的标签。老丛垂头丧气地从车子上下来，小心翼翼地把它扛在肩上，佝偻着腰自顾上楼去了。丛好的大车子是撂在楼下的，而老丛不放心他的小车子，不惜花费体力这么扛上扛下。

一个十七岁的少女能经历什么不幸呢？对于丛好来说，它们依次是：近视，痛经，学习成绩不佳（于是只能去读齿轮厂的技校），母亲离家出走，却留下一个“猥琐”的父亲给她。

“猥琐”这个词丛好是在某本小说上读到的，母亲走后，突然就被她安顿在了父亲头上。为此她还查了字典，字典上解释：猥琐，原指举止扭捏、拘束、不自然；或形容人体貌、气质不佳。为贬义词。

当然是贬义词。这个对于父亲的定义一旦落实，它所具备的那种凌厉的屈辱感，令丛好不由得哭了一场。

丛好真的认为父亲是猥琐的。这种猥琐无处不在。譬如“举止扭捏、拘束、不自然”，将那辆女式自行车骑出龌龊的暧昧，面对一群孩子的侮辱与挑衅，也只能忍气吞声；譬如“体貌、气质不佳”，脸色蜡黄，仿佛身患沉疴，原本不算低的个头，却由于常年的佝背偻腰而一下子人为地降低了足有十公分的高度。

父亲在丛好心目中的形象，早已经在那个雨天崩溃了。

丛好记得那一天的每一个细节，父亲被雨水打湿后耷拉在鼻梁上的头发让她尤其难忘——它们伏伏贴贴地低垂着，间隔很长的时间滴下一

滴水，然后又间隔很长的时间，再滴下一滴水。能够被丛好这么细致地观察到，说明父亲当时是静止的。

那时，父亲目瞪口呆地静止住，在不该静止的时候。母亲和一个男人紧紧地抱在一起，两颗脑袋前后左右地交错，令丛好分辨不出你我。他们躲在厂区那排人迹罕至的仓库后面，挤在一台巨大的废弃车床的遮蔽之下，半卧半坐地纠缠着。

丛好忘记了，为什么会和父亲冒雨进入厂区，似乎是突然被父亲从家里拽了出来。她只记得那把支撑在自己头上的伞，突然就被父亲扔掉了。雨水像一层冰凉的纱蒙上了她的脸。父亲仿佛是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中了蛊，脖子微微缩进肩膀里，头向前探出去，聚精会神地看车床下纠缠在一起的两个人。他们非常忘我，衣襟上沾满泥水，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

丛好紧张地观察父亲。她认为父亲应该发作，应该扑上去，应该采取某种她无法估计的猛烈行动。——老丛拽着女儿同来，难道不是为了获取某种心理上的声援吗？难道，获取声援不是为了进行一场战斗吗？但是此刻老丛的态度令丛好迷惑。他那么安静，眼神里甚至有股自己做了错事的不知所措。有生以来，丛好第一次感到了胸口那种酸酸的滋味。

这样的父亲是令人悲愤的。

很多事情丛好不能够厘清，但那股悲伤的滋味却是非常确凿，直觉令她生出憎恶。母亲的面目被另外一颗脑袋所掩盖，但父亲的尊荣却历历在目。他呆若木鸡的面孔近在咫尺，隔着迷蒙的雨雾，放大变形，像是照在游乐场的哈哈镜里，产生出古怪的扭曲。

丛好憎恶这张脸，这张脸曾经蒙受过的所有羞辱都被唤醒：它对每一个人的讪笑；它的两道眉毛像两根中间被埋下了枕木的铁轨，永远没有聚合在一起形成那种叫做愤怒的表情的可能……

老丛行动起来后的第一个举措，是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又

抹了一把，接着捡起雨伞（他居然还记得雨伞），扯住丛好的手回头便走。他在这场遭遇战中撤退了，起初步子有些蹑手蹑脚的味道，像一个贼，走出他所认为的某个危险范围后，突然加速，丛好在后面被他拖得踉踉跄跄。

回到家里，老丛抽了支烟，枯坐良久，酝酿了一阵，悍然扑向阳台上那只养了一年多的母鸡。老丛左手掐在鸡脖子上，右手抄起盛着鸡饲料的搪瓷碗，以雷霆万钧的凶猛态势砸向鸡脑袋。那只鸡遭到了鸡类史无前例的屠杀方式，凄厉的悲鸣戛然而止，尸体被重重地掷出去，兀自扑棱着翅膀跌跌撞撞地乱冲了一气。然后，才死不瞑目地栽倒。

扑落的鸡毛四处飘散，倒毙的死鸡就在眼前。丛好第一次目睹这样的暴力，吓得缩成一团。她突然认为，父亲还是像个傻瓜那样地静止住好，因为她已经肯定地认为，母亲也会被父亲像对待这只鸡一般地屠杀掉。

少女的心就这样被恐惧攫住。

这是一场漫长的、令人窒息的恐惧。除了恐惧，丛好丧失了任何其他意识。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结果却大相径庭。母亲一身泥水地回来，那只母鸡，被父亲加工成了一盘香气四溢的鸡块。他们坐在饭桌的两端，相安无事。一盏20瓦的灯泡几乎吊在了人的鼻尖上，它悬在餐桌的正中央，在桌面上摊下昏黄的光晕。只有那盘鸡被照亮着，像是舞台上被追光灯刻意强调出的主角。父亲夹了鸡块在母亲的碗里，说：

“吃，吃。”

母亲埋头吃饭，带着泥水和铁锈的气息。他们像商量好了，都坚定地忽视着坐在中间的丛好。

如此出乎意料的局面，是丛好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她没有丝毫如释重负的感觉，反而觉得胸口更加壅塞。一想到自己的恐惧原来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自我恐吓，雨中蓄积成的那股憎恶，就空前地滋长起来。

丛好把这份憎恶不由分说地给予了父亲。

母亲最终选择离家出走，丛好没有感到多少意外，甚至都少有怨怼。在她眼里，母亲是能够被宽恕的。母亲和父亲总是在夜里搏斗，发出些沉闷的撞击声，然后就会披头散发地潜入她的房间。黑暗中，母亲的气息依然急促，带着永不消散的泥水与铁锈的味道。刚刚进行过一场艰苦的抵抗，她无法做到令自己悄无声息。她总是尽量躲得离丛好的床头远一些，努力压抑住自己的喘息。其实她不知道，丛好总是瞪大了眼睛看着她。丛好从来都是醒着的，她的睡眠都已经交给了白天，她把黑夜用来聆听各种喑哑的对峙，用来凝视母亲像一个女鬼般的身影。丛好不动声色地躺在黑暗里，被母亲散发出的气息所笼罩，宛如自己也置身在一个雨水朦胧的天气里，周遭是泥水与铁锈的气味。而且她自己也噤若寒蝉，生怕更加惊吓了草木皆兵着的母亲。

关于那个将母亲带走的男人，丛好认为她是知道的。有一天，她从楼上下来，看到一个男人蹲在楼下的花坛前。这是个其貌不扬的男人，结实，粗壮，两只耷垂在膝盖上的手让人感觉出即将要掘进土地里的动势。当丛好走过这个男人的身边时，一个声音便在心里响亮地向她喊道：

“就是他！”

虽然这个“他”在丛好这里永远面目模糊，但那一瞬间扑鼻而来的泥水与铁锈的气味，便毫不动摇地让她将这个男人指认了出来。这个男人蹲在她家的楼下，显然是在等待。他如此昭彰，甚至嚣张，宛如一截打上了钢筋的混凝土在蛮横地示威，这样的一个做派，反而让丛好的内心感到了一丝的安慰。她觉得，或许，母亲被这样的一个男人带走，也是好的吧？

这就是少女丛好的青春期，诸般不幸导致出一种昏昏噩噩的倦怠，令她在白天总是处在一种睡不醒的情势中。在学校里，丛好基本上是靠

着睡觉打发掉时间的。她没有朋友，也不期望有，有了朋友，就意味着要把自己猥琐的父亲推荐出去。

丛好只期望不受干扰地睡觉，结结实实地睡着，比什么都好。

2

1990年的夏天，十七岁的丛好无意中看到了这样一幕，心里才像个真正的少女那样泛起了涟漪：

暑假是如此漫长，漫长到都使丛好睡得失去了倦意。她已经分不清困顿与清醒。一个午后，丛好在窗前漫无边际地眺望出去。越过烈日造成的氤氲，越过家属区布满尖锐玻璃的墙头，她看到十字路口被红灯阻拦住的车辆。天空在下火，在翻滚的热浪里，在甚嚣尘上的街中央，这些挤作一团的家伙显得那么猥琐。是的，猥琐。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少年张树像一道闪电，划破了庸常，而猥琐，成为了他最好的注脚。被红灯阻拦住的，有一辆拉货的卡车，上面垒满了货物。少年张树从车后飞身而上，拎起两箱东西跳下来，在光天化日之下飞奔而去。他是如此迅捷，如此从容不迫，以至于他的偷窃行为具备了一股舍我其谁的正义气概。

事后丛好才得知，张树的赃物，不过是两箱方便面。但是这个事实，已经无法消减丛好内心对于这一幕所赋予的那种价值。

那一刻，丛好震惊了，如同目睹了一个奇迹。她实在难以将这一幕当做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就像鼓噪的蝉鸣和烈日暴晒下形容枯槁的植物那样毫无意义。她没有理由地坚信，自己目睹的这个奇迹必定蕴含着某种不言而喻的寓意。她想立刻跑下楼去，她看到这个少年拐进了家属区东边的那条小巷。她想去看看他，面对面地看看他。但是她不敢，一种绝望的情绪没有道理地攥紧她，让她的呼吸都局促起来，再一次感到奄奄一息。

日后丛好不止一次地进入到那条小巷，骑着那辆巨大的男式自行车，飞快地穿越过去，像一个真正的贼那样，感受着那个少年英雄内心的风云。她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他的背影，幻想着自己像风一样从他身边刮过时的心情。但是，她再也见不到他了。

有一段时间，丛好甚至怀疑起这件事的真实性——那不是个梦吧？或者，只是一个少女在酷烈的夏日午后饱睡了一觉产生出的幻觉？

直到有一天，张树拦在她的车子前，丛好的心里才“呀”地叫出了声：原来是他啊！

张树是兰城齿轮厂一带有名的问题少年，只读到初中毕业，就开始在社会上为非作歹了。其实像张树这样的少年，在这一带像杂草一样地丛生，只是他更狠，更招摇，是杂草里独领风骚的那一棵。时常会去齿轮厂技校门前溜达一圈的张树，在新学期伊始，突然盯上了丛好。这个瘦削高挑、留着男孩子般短发的少女，被齿轮厂技校那群处在青春期特殊健硕中的女生一对比，马上就显出了与众不同。

张树把丛好比作“花儿”，这是这个问题少年心目中最高级的比喻。张树决定追求丛好，用齿轮厂一带问题少年的话说，就是决定把这朵花儿“摘了”。

张树和一帮街头少年蹲在技校门前，放学的时候，他在拥挤的学生中一眼找到了丛好。丛好刚刚跨上了她的自行车，就被窜上来的张树拽住了车头。

张树皮笑肉不笑地向丛好问道：“你这车子是哪儿偷来的？”

丛好一只脚撑在地上，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心里却响亮地尖叫了一声。

张树觉得这个女生的沉默很让他难办，干脆开宗明义地说：

“你，给我做媳妇吧！”

这也是齿轮厂一带的语言，任何处在恋爱关系中的女方，都可以被

称为媳妇。

由于那个夏日午后所目睹的一切，由于其后一直贯穿在心里的那份盼望，使得丛好在听到这个直率的要求后，再一次陷入到迷乱的情绪当中。如今，当这个像闪电一样穿透猥琐的少年站在面前时，少女表现出了一种山重水复后的宁静。

众目睽睽，丛好从车子上下来，并且让开一小步，她采取的是一个完全放弃了自己车子的姿态。张树的手扶在那辆“二八”男车的龙头上，一下子不明白这个女生作何打算。丛好平静地看着张树，那态度，几乎就是悉听尊便的意思。在这一刻，少女丛好已经把自己的权力交付了出去。

张树其实是不懂得这里面含义的，他应对不了这种沉默的对峙，索性骗腿跨上了那辆自行车，绕着丛好慢悠悠地骑了一圈。让张树始料不及的是，当他准备再绕第二圈的时候，这个女生居然伸手扶在了他的腰际，并且纵身跃坐在了车子的后座上。张树晃动了一下，将车轮用力蹬踏着，稳定住了车子，于是，在此起彼伏的嘘声中，风驰电掣地载走了丛好。

那一天，张树带着丛好在一家路边店吃了面条。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可能在张树心里，认为请丛好吃点什么，是一种必要的仪式。

吃的时候，张树对丛好说：“我叫张树。”

说着还蘸了茶杯里的水写出了那两个字。

“树！”张树强调着，湿淋淋的手指将桌面上那个“树”字点击了几下，让那个字立刻成了一摊水渍，“槐树的树。”

丛好不做声，心想为什么非是“槐树”而不是柳树、杨树呢？她学着张树也用手指蘸了茶水，在桌面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丛好？”

张树读出来，直瞪瞪看着丛好。

丛好点点头。

这样，两个人就知道了对方的姓名。

张树说：“我家是齿轮厂的。”

丛好说：“我家也是。”

张树说：“我十九了。”

丛好说：“那你比我大，我十七。”

张树说：“这还用说吗？我当然比你大！”

丛好一直在用力观察着这个少年：黑裤子，圆领衫，大马金刀的坐姿，穿着条绒布鞋的两只脚撇在桌腿外，一只脚底踩在一只脚面上。结合着他的名字，一个词蹦进丛好的脑子里——粗枝大叶。

张树也不时斜觑着眼前的这个少女：瓜子脸，丹凤眼，柳叶眉——这全是评书里的词，这会儿被他全用在了丛好身上，当然有些文不对题，比如丛好的脸型是有些瘦削，但算不上是“瓜子脸”，没有瓜子那种上圆下尖的弧度，还需要再吃胖一些。

现在，丛好没有丝毫的紧张。刚刚坐在车子的后座上，她还有一些小小的慌乱，张树将那辆自行车骑得飞快，冷飕飕的风从脸颊上掠过，逐渐吹散了丛好心里面那些微小的忐忑。

眼前的张树又是这么松弛的一个架势，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填着面条，真的像是一个在自己媳妇面前吃饭的男人。这种态度感染了丛好，让她也觉得心安理得，好像已经给张树做了一辈子的媳妇。

张树付了钱，两碗面，三块钱。然后，丛好又重新坐回到车子的后座上，继续被张树带往下一个地点。

这就算是丛好初恋的开始了。虽然没有其他少女那样的曲折逶迤，缺乏那种曲径通幽所能带给人的喜悦，但却也是被满满的踏实感充满着，就像一大碗面条被吃进肚子里时的感觉。侧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丛好想，这辆车子终于适得其主了。

张树把车子拐进了家属七区东边的那条小巷。

他的这个选择，却在无意中讨好了丛好。这条自己曾经多次怀着梦

一般期待进入过的小巷，在一瞬间令丛好生出了甜蜜的感觉。这是一条现实之外的通道，是坚硬时空中一个神秘的拐点，穿越它，会让人不期然折返到世界的背面。

小巷平时就人迹罕至，此刻已是黄昏，暮色四合，整条巷子里更是阒静，却灌满了一个少女的稀薄的梦。两侧的墙体在夕阳下投射着笔直的影子，中间窄窄的路面是夕阳温暖清寂的橘红，它已经不像是一条土质的小径，宛如浮在水面上一条曼妙的红纱。

张树下车的动静也那么大，“咚”的一声便落了地，丛好还没有站稳，就被他一把搂进怀里。失去驾驭的车子倒下去，砸在丛好脚面上，痛得她倒吸一口凉气，声音却被张树的嘴热烘烘地堵了回去。

某种复杂的气味和温度涌进丛好的口腔。她感觉张树是在给她的身体里吹气。那股当仁不让的气流被蛮横地送进来，一往无前，源源不断，甚至具备磅礴的气势，令她膨胀，身体被一点一点充盈着，渐渐地向上浮起。然后，她又感觉到了挤压。张树的手没头没脑地钻进她的衣服里，隔着胸罩，抓在她的乳房上。他在反复地挤压，将丛好的感觉置于这样的境地：像一只硕大的，并且在不断扩充的气球，却被塞进了逼仄的笼子里，随时都有挤破的危险。张树的手试图从胸罩下挤进去，刚刚进去一点，却在一瞬间变得迟疑了，动作也变得缓慢，竟然有股缠绵悱恻的意味。他的手指试探着碰触到了丛好的乳头，蜻蜓点水似的拨弄了一下，就从衣服里抽了出来。

张树趴在丛好的耳朵边，热乎乎地说：“我怕你羞。”

眼泪一下子从丛好的眼睛里涌出来，没有丝毫的征兆。

张树又窄着嗓子说一遍：“我怕你羞呢。”

丛好的心被像一张团紧后又抻平的纸，舒展着，又有些微微的褶皱。她认为自己从来没有被人如此爱惜过。

停止下来的张树变得有些忸怩，还有些愤愤不平。粗鲁少年并不习惯这种所谓的温柔，扶起倒在地上的车子后，他突然就冲着丛好发起火来：

“你哭个屁，老子又没真搞你！”

丛好没有一点反感，心里暖洋洋的，身体里有种酸酸的疲惫，想立刻睡一觉。

为了说明什么似的，张树又补充道：“老子摘过花儿多了。”

丛好“扑哧”一声笑出来。她也不知道，听了张树这句话为什么会破涕为笑，红着脸，偷偷地看着张树。这个大她两岁的男孩子，在丛好眼里，已经具备了一个男人的身板，牛高马大，热气腾腾，那辆“二八”自行车被他一对比，一下子就变得委委屈屈了。

回到家天已经黑透了。张树帮丛好用链锁把车子 and 一棵树拴在一起，将钥匙递给丛好的时候，顺势又捏了捏她的手，然后站在楼下，一直等到丛好消失在楼洞里。

丛好本来是有些紧张的，她从来没有回来晚过。但是一进门，就看到父亲蹲在过道，正擦拭他的那辆女车。

老丛全神贯注，似乎没有发觉女儿的归来。他总是这样，对待这个世界的某些局部，有种令人吃惊的专注。于是，丛好吃惊地在父亲的脸上捕捉到了诡异的表情。他的脸虽然平平整整，却无端地流露出一股咬牙切齿的味道。这种味道不但表现在脸上，而且贯穿在他的肢体语言中。他一丝不苟地擦拭着那辆车子，那团蘸了机油的棉纱，在车身上来回摩擦，怎么看，怎么像一种刑具正被施加在肉体上。丛好在父亲的行止里读出了狰狞。恐惧混合在鄙夷中涌上来，促使她快速冲进自己的房间，把门插住，一头扑在床上。

父亲在门外小心翼翼地叫她：“回来啦？出来吃饭吧。”

丛好一声不响地趴着，眼泪润湿了床单，心想，如果自己是母亲，也会离开这样的男人，他只会对着一辆车子发狠，把自己全部的尊严，寄托在对于一辆车子的摆弄上。这样想着，丛好就更觉得，张树的出现对于自己是一件可贵的事，满手就都是刚才被张树捏了一捏的那种手感。

兰城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呢？若干年后，当丛好成为了一名作家，她是这样回忆兰城的：

“如果一定要区分，那么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工厂，一部分是家属区。然而这两部分几乎是没有差别的，工厂像家属区，家属区像工厂。这样的状况就导致出，家属区一样的工厂令人不能指望会产生出效益，而工厂一样的家属区同样令人不敢奢望舒适。

你经常可以在工厂的某个角落里发现衣衫不整的偷情男女——他们把这里当成公园；你也可以在家属区里看到某个汉子挥舞着工具加工某种精细的工业产品——他们把这里当成车间……

生活在兰城的人，如果想要活得滋润，就必须具备一种‘不讲究’的作风，并且还得敢于出击，具备一种‘车间主任’的派头。

兰城人在他们的大工厂里喝茶，打麻将，口音瘪瘪地开着玩笑，鼓励儿子早日把女孩子领回家，于是就经常上演这样的画面：一位具有少妇神态的少女穿着睡裙冲到马路上大声呼唤，被她招来的，也是一位少女，但你不要以为这是她的姊妹，这其实是她的女儿。

——这就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兰城的画面。”

这是女作家丛好记忆中的兰城，也是现实中的兰城。

张树的到来，深刻地改变了少女丛好青春期的轨迹，把她从相对封闭的状态带进了具体的兰城状态。

他们几乎天天见面，为此，丛好开始逃学。张树喜欢让丛好横坐在